西方学术经典

资本主义批评与实证的历史研究
——重读韦伯的古代社会论述

彭 小 瑜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韦伯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价值中立,避免进行“价值判断”。他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研究的态度是严肃的。不过这种科学态度完全不妨碍韦伯具有鲜明的阶级观点,不妨碍他坚定支持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韦伯的很多其他著作都清楚证明,理性和科学态度并不妨碍他对资本主义提出乐观的评估以及对社会主义做出充满偏见的否定。韦伯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关注引导他对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商业、税收、金融和城市等重要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宏观研究。他的古代经济研究注意到东西方诸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仍然片面地强调了西方社会在某些方面具有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独特优势,譬如中世纪西欧城市在经济、政治和法律地位上的种种特点。他的古代社会研究是他建构社会科学理论的素材,并不是实证的、探索细部真相的历史研究。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思想史;古代社会研究;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K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5-0051-09

我们曾经非常关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特别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提出的一些看法。经常议论历史问题的韦伯对他自己的学科定位有清楚认识:作为社会科学家,他对方法论和理论模型的探索性讨论并不能取代实证的历史研究,他对历史个案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在有意识地总结一般和通用的历史发展规律。韦伯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在西方历史和东方历史之间进行大跨度的跳跃,会在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之间进行大跨度的跳跃。由韦伯的立场看,他的这些“历史研究”并不能取代历史学家的实证研究。由我们的立场看,我们也不能被韦伯的理论方法牵着鼻子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发布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韦伯和托尼都注意到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宗及其派生派别的经济社会道德,促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韦伯不同,写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托尼(1880—1962)非常直接和明确地揭示了,新教伦理的一些特定方面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剥削和压迫劳动者,被用来美化甚至圣化贪婪和对工人阶级的冷漠态度。托尼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上面的这段话,并且以英国的情况作为个案来说明,资产阶级以清教徒的职业观和责任感来勤奋和节俭地从事工商业活动,创造财富,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斥责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浪费、傲慢和懒散”。① 正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后一章所表明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在“大获全胜”之后不再需要这一特定伦理的支持,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2022-04-09
作者简介:彭小瑜,男,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的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项目编号:21ASS009)。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34 页; R.H.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6), p. 269。

的贪婪已经变成“一只铁的牢笼”。他对资本主义直接的批评仅限于此。①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前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和政治文化　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学者,韦伯因其研究成果和方法论探索得到重视和很高的评价。但是正如托尼所指出的,韦伯对宗教与社会经济政治演进之间关联性的讨论,他就“新教伦理”促成英国等地资本主义发展所提出的观点,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原创性见解,而是当时一些学者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譬如托尼就曾经提及,在韦伯之前,恩格斯在 1892 年就强调了新教伦理在近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了“加尔文的信条”适合英国以及荷兰资产阶级需求的特性,成为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②正如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会看到的,韦伯对前资本主义诸文明以及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分析和讨论并非主要以实证的历史研究或社会调查为基础,而是通过他所选择的历史个案来建构后来被赋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假说和理论,论证德国资产阶级统治、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合法性和重要意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部分章节,尤其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历史和当时社会实证的调查以及对资本主义立场鲜明的批评,是托尼作为历史学家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里面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人情况详尽和深入的揭示和谴责。

1986 年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译本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走向未来丛书”选题之一推出的。其中的“译者絮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韦伯的著作触及了“一个十分发人深思的命题”,也就是“在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在新教文化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发达的生产力”。那么资本主义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传统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换言之,译者在这里关心的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市场体制下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译者希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本的出版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去分析我们面临的历史与现实问题”。③令人遗憾的是,中文读者要等到 30 年之后,要到了 2016 年,才看到专注于韦伯著作汉译的阎克文先生翻译发表沃尔夫冈 · 蒙森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德文和英文版本分别出版于 1959 年和 1984 年)。蒙森在书中的深度剖析,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韦伯为德国资产阶级呐喊以及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扩张的立场,也让我们看到了韦伯反对代表封建传统的德国容克贵族地主阶层的态度。④

韦伯的思想具有多面性,也在不同的时期有过变化,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意识到他的资产阶级属性和德国民族主义立场,肯定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和精准把握他复杂和宏大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卓越的学者,韦伯始终坚持学术的客观性和价值观中立。不过这种冷静和温和以及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诸多贡献都丝毫没有遮掩他清晰甚至激进的政治取向,二者本来就不是冲突的。然而留意到他反封建和认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的今天,有助于我们改变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崇拜态度,有助于我们看到韦伯的批评者们犀利的资本主义批判。考虑到韦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不得不包括对韦伯学术遗产的认真梳理,也不得不在

---

① 马克斯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4—106 页。

②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London: John Murray, 1936), xiii-xix. 该书 1936 年版本有新增的序言。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1892 年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62—764 页。

③ 马克斯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4 页。

④ 沃尔夫冈 · 蒙森:《马克斯 · 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I—XXXVI 页(分别为钱永祥先生的导读以及译者作者的序言)。

一定程度上是韦伯批判。①

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系列与古代社会迥然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点。对此,韦伯当然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与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一样,他也倾向于用“资本主义”一语来描述古代东西方的工商业活动,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些元素在古代社会业已存在,只不过一些“非理性”和“非市场”的条件阻遏了现代形态资本主义的产生。他将古罗马以及其他古代社会以牟利为特征的经济活动形容为“政治资本主义”,并不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古已有之,而是为了探究:其一,如果古代社会经济具有某种形式的追逐利润的性质,其特性是什么。其二,这一特性与现代资本主义有何区别以及有何联系。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不同于他的老师特奥多尔·蒙森,后者因为笼统地谈论古代资本主义而引发了来自马克思的批评。②问题是,无论韦伯或者其他学者如何重视研究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工商业,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会遮掩古代社会非资本主义的基本特性,因为即便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奴隶制无疑“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而奴隶制与中世纪的农奴制和其他依附农制度一样“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中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他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③

“政治资本主义”这一表述其实只是重复了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两个基本看法:其一,前面已经提到的自然经济和超经济强制下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其二,《资本论》第 3 卷第 20 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所论述的古代工商业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存在方式”。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业经营资本“所必要的条件,无非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因此它可以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也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相反,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马克思希望强调的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商业对旧生产方式有或大或小的解体作用,但是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才是决定性的,因为“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④

由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工商业活动的上述看法出发,韦伯对古代社会经济(尤其是对古罗马社会经济)的描述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无结构性的创新意义。他讨论的“资本主义”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各个阶段都存在的“商业资本”。韦伯的独到贡献一方面在于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有关论述的细节,另一方面在于借古讽今,呼吁建立适合德国资产阶级壮大发展的经济和法律制度。约翰·洛夫在系统讨论韦伯的资本主义研究时关注到相关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不过他对韦伯相对于马克思的独创性评价过高,指责马克思的见解已经“过时和陈旧”,力图弱化韦伯在观点上继承和依

---

① 下列著作有助于读者了解韦伯研究基本动态:Peter Hamilton, ed., *Max Weber: Critical Assessments* 1, vols. 1-3 (London: Routledge, 1991); *Max Weber: Critical Assessments* 2, vols. 1-4 (London: Routledge, 1991). Sam Whimster, ed., *Max Weber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apitalism: 100 Years On* (London: Max Weber Studies, 2007). Edith Hanke, Lawrence A. Scaff and Sam Whimst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7—538 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0—376 页。

赖马克思的程度①。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上,韦伯的思想历程始于他 1889 年研究中世纪贸易的博士论文以及 1891 年讨论罗马农业史的大学任教资格论文。② 这一历程完成于他去世前在 1919—1920 年冬季学期讲授的社会经济史课程。其讲稿德文版在 1923 年出版,也就是他的《经济通史》。而在韦伯去世前的近十年里,他一直在策划和写作《经济与社会》,其中也有部分内容体现了他对古代社会和古代经济制度的看法 ③ 正如洛夫指出的,韦伯早年的罗马农业史研究的确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清楚区分古代商业资本与现代资本主义。④不过韦伯可能恰恰因为这个原因非常重视古代资本和私有权,将自己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强烈认同移情于对古代私有权和商业资本等问题的研究,譬如对私有权在古代的起源和发展的关注,试图深入讨论古代社会的资本运作。譬如他谈到,在公元前 111 年的罗马土地法通过之后,土地的私有权以及土地买卖和交换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认可,奴隶主大地产的扩张被扫清了道路,而奴隶主经济逐渐具备了更多市场化和追逐利润的特点,甚至具备了"资本主义"的性质。韦伯以及蒙森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在这里是不准确的,他们并没有在社会形态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正如马克思对蒙森的批评所提示的。不过洛夫认为,对古代"资本主义"的关注使得韦伯和蒙森对古代经济进行了更多的细节描述,而且他们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古代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的差别。⑤

建构东西方文明的共性和差异 韦伯对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研究一直包括他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观照。他在晚期著述里面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时变得更加严谨,更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只有在现代社会才可能成为主导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才可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之前出现的资本主义现象都不过是初始的萌生状态,对社会经济生活没有决定性的主导影响——考虑到马克思之前已经提出的看法,很难说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⑥韦伯对这些"初始状态的资本主义"的探讨完全不受制于现代西方模式资本主义存在时间和地点的约束,涉及古代罗马、埃及、两河流域、东亚和印度地区,比较细致,确实有一定程度的系统性,使得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具有独特的角度和深度。譬如他对古代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社会经济的看法。韦伯心里很清楚,在他写作的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对古代东方的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还不是很深入。他在谈论古代诸文明早期阶段的时候始终非常

---

① John E. Love,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Max Weber and Sociological Foundation of Roman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3,20-22.

② 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 页("韦伯生平概略");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859—863 页("马克斯·韦伯生平年表")。韦伯的《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常见的增订版本完成和出版于 1909 年(第一版出版于 1897 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篇章最早发表在 1904—1905 年,其修订版本出版于 1920—1921 年。参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 387—429 页,以及 John E. Love,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pp. 13-22, 35, 281.

③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pp. xv-xviii; *Economy and Society: A New Transl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vii-xi;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lxii-lxvi. 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1—2 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 卷第 I-II 页。

④ John E. Love,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p. 21. 韦伯 1891 年的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很晚才被翻译为英文出版:Max Weber, *Roman Agrarian History* (Claremont: Regina Books, 2008)。

⑤ John E. Love,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pp. 13-22.

⑥ 洛夫强调说,韦伯晚期著述对资本主义更精确和复杂的界定出自他的两个考虑。他希望将资本主义概念适用于古代社会,因此不得不宽泛地界定资本主义。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古代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因此他注意并强调了古代商业和追逐利润行为的很多具体特征。参见 John E. Love,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pp. 43-44。

谨慎,尽力避免做出证据不足的结论。他承认商业活动和经济运作在古代两河流域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但是注意到以物易物贸易的长期流行以及国王和神庙对价格以及其他市场活动的政治控制。韦伯也论及古代埃及统治者勒索农民的粗暴方式。他同时也提醒读者,法老和中央政府与神庙祭司集团和地方贵族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且古代两河、埃及和波斯的统治者借助官僚体制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后者对政治的普遍厌倦和冷漠。韦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自觉意识促成了他对古代东方社会商业、货币、土地私有权和政治自由的关注,尽管他在此已经开始强调古代资本主义形态的特殊性,也就是对外扩张和征服刺激商业资本发展的作用。①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西方学者那样,将教条化的东西方"差异"作为文明研究或者世界历史研究显性或者隐形的主要脉络。他甚至会关注到,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埃及、波斯、罗马和中国等大帝国之间存在着某种共性。不过对东西方文明,韦伯确实已经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缺乏实证和扎实历史研究作为依据的宏观看法,开始倾向于谈论西方文明的发展优势。

又譬如他早年对罗马帝国衰落原因的讨论。韦伯明确地说过,历史叙述和分析不应该采用借古讽今的做法,尽管人们往往希望历史故事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一种联系。他也不赞成现代人矮化古代史的各种说法,不认为古罗马文明的衰落是因为古代专制统治,或者是因为精英的道德堕落和其他方面生活风习的变迁,或者是因为自由小农群体的破产。他解释罗马帝国衰亡的方法是观察古典文明生存的社会结构。②在他看来,西方古典文明是"沿海文明",其核心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系列城市。也只有在那里,发达的商业贸易依靠水路交通才能发展起来,因为罗马著名的道路体系主要用于军队运动和后勤补给,不适用于必须有成本考虑的市场经济。在古罗马社会,自然经济始终占主流的和主导的地位,贸易的主要内容是贵族统治阶级消费的奢侈品。而这些剥削和压迫阶级的财富是建立在不自由的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奴隶,刺激了奴隶制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奴隶主庄园中的劳工分工和产品的商业化。但是随着罗马军事征服的成功,战争减少,奴隶来源减少,帝国扩展到幅员辽阔的内陆地区,原本就基础薄弱的市场和贸易不可避免萎缩,城市地位下降,以大奴隶主参与为主的包税、土地转让和公共工程承包等涉及利润搏取的其他活动也逐渐由盛而衰,自然经济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统治幅员辽阔帝国的中央政府开支巨大,不得不更多依赖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实物税收,不得不对有利可图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和行业实行国家垄断,但是很难获得足够的货币税收来支付薪俸,维持帝国统治所需要的、直接受制于皇帝的官僚集团和常备军。更多使用农奴劳动的大地主所掌控的地方经济和地方军事资源成为国家运作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换言之,在罗马帝国晚期,欧洲不仅在社会经济形态上由奴隶制转向农奴制,其政治上层建筑也开始向具有欧洲中世纪特点的封建社会过渡。③

现代资本主义是中世纪社会发展的产物。这是常识,是韦伯承认的常识,不过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由中世纪欧洲社会生长出来的具体历史进程呢?需要强调的是,韦伯探讨这一问题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方面,他对古代社会商业资本的关注有助于他揭示罗马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特点。譬如他敏锐地观察到,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拥有大地产的元老贵族和自由小农在对外扩展和殖民上都采纳谨慎保守的态势,而积极支持和推动扩张海外政策的群体主要是试图从中得利的商人、包税人和大土地租赁者——他们的意图不是获得更多土地来解决公民的土地问题,而是借助在被征服地区的包税和其他经营活动来牟利。追逐利润的冲动的确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

---

① Max 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ranslated by R. I. Frank (New York: Verso, 1998), pp. 99-104, 114-133,222.

② Max 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p. 389-391.

③ Max 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p. 391-409.

角色。①在古代世界,在合适的特定条件之下,譬如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或者在中世纪欧洲,因为种种特殊原因,在奴隶制经济或者封建经济的海洋中会出现商业资本繁荣的一些孤岛,或者出现“原始”状态的资本主义。②古代商业资本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是局部和间接的,但是正如韦伯的研究所展示的,同时又是不可忽略的,有时可能是深刻和关键的。韦伯使用的“政治资本主义”这一提法,是他对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社会角色的一种描述。在他的晚年著作《经济与社会》和《经济通史》里面,韦伯得以更清楚地说明古代市场经济和商业资本的运作方式、社会影响及其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色。在很多方面,韦伯对“政治资本主义”的描述与马克思对古代商业资本的分析并无本质区别,没有太多新意,只是略多细节,但是在有些情况下,韦伯的角度会有所不同。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已经谈到过的,韦伯注意到古代商业资本运作往往与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包括国家暴力,联系在一起,“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语)。用韦伯的话来说,人类的经济行为往往会涉及各种非经济的主观意识和社会行动,譬如欲望所驱动的暴力,无论是抢劫等类型的私人暴力还是以战争或者贸易战争等名义实施的国家暴力——新近流行的是所谓“制裁”,因为经济利益是可以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来获取的。不过韦伯强调说,直接的暴力或者直接的暴力威胁本身并不是经济行为,因为经济行为最主要的形式是交换,而且现代国家和经济体制理性色彩的主要体现是法治,尽管法治本身背后有国家权威的支持,尽管对经济行为的观察和研究不可能忽略种种非经济的元素。在古代社会,韦伯所论及的“政治资本主义”,也就是古代社会商业资本的主要运作方式,有如下这些特点:凭借政治组织和政治关系,包括策动战争、政治变革和资助政治领袖,获得机会来攫取掠夺性经济利益;动用政治权力来获得持续的商机和有利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力量建立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关系,并因此获利。在疆域广大的帝国能够长久安定的时期,譬如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统治的某些阶段,非常的政治力量竞争会趋向温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程度,尤其是其干预政治的粗暴程度,会趋向降低。韦伯认为,古代商业资本以更加直接的政治手段追逐掠夺性利益,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关系网络,会妨害以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③

洛夫总结说,韦伯对古代商业资本的研究让人们关注到市场和利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作用,而且其晚期成熟作品开始注意古代商业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区别。洛夫的偏见在于,他刻意淡化韦伯的看法与马克思观点的相似之处或者继承关系。④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欧的社会和政治　在逻辑上,韦伯不得不追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到中世纪,而不是将他的讨论仅仅局限于 16 世纪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对中世纪欧洲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分析之上,而且他倾向于否认东方有类似的制度。他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是独特的,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城市市民与贵族和国王合作,同时市民组织的政治、司法和军事力量阻止了帝王的官僚体制对市场经济的钳制和压制。他甚至武断地直言,在古代伊斯兰世界,在古代印度和中国,没有代表着“财富和文化”、有别于贵族和贫民的所谓“市民”,不存在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城市。对此,韦伯给出的基本解释带有随意性,却一直影响到西方对东方社会带有偏见的看法:由于东方古代文明社会对水利工程的依赖,民众不得不屈从君主控制的官僚机构——负责组织工程实施的关键组织,而君主对军事力量的垄断也是他的强大政治势力的一种表现方式。韦伯认为西方不存在这样强大的国王政府,各城市的市民社团和独立的军事力量保证了西方城市的独立。而且在西

① Max 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p. 314-315.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第 889—890 页;Joseph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Cleveland: Meridian Books, 1966), pp. 66-67.

③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pp. 62-68, 164-166, 199, 202-206.

④ John E. Love,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pp. 49-55.

方也不存在类似印度种姓制度这样基于宗教信仰的高度刚性的阶层固化。城市市民共同的自由身份,尤其是中上层市民的团结,构成西方独特城市形态的重要基础。①

正如韦伯自己意识到的,在中世纪西欧,各地区的城市结构是有差别的。当时的西欧城市与古罗马城市的突出差异在于,前者拥有强大的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者行会,市民具有更好的组织性和政治参与,他们对贵族的抗衡力量远超过古罗马民众,并最终使得贵族加入行会,实现了工商业者的中上层与封建贵族一定程度的联合。韦伯注意到,与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积极参与对外战争、享用被征服土地和战利品的公民群体不同,中世纪西欧社会主要的军事力量是封建贵族,城市行会所组织的军队通常只履行地方防御的职能。此外,西欧南部和北部的城市结构很不一样。意大利政治权力相对分散,城市市民与封建贵族关系密切,贵族的城市化程度高,和市民一起加入与其他城市的竞争。而英国城市市民与国王联系紧密,并通过加入议会参与全国范围的事务,与国王和封建贵族联合起来。在罗马帝国后期,韦伯认为,日益强大的专制皇权和包罗一切的官僚体制逐渐剥夺了城市工商业者在"政治资本主义"之下本来就有限的经济自由,帝国的财政和经济需求对市场的有限依赖(譬如包税制等办法)日益减弱,越来越依赖强制性的徭役和赋税。

而中世纪西欧城市,尤其是到了中世纪晚期,带动了整个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变,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包括农民阶级被瓦解和一个自由的雇工阶层的出现,以及城市市民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在形成过程中的西方民族国家(君主和等级会议)的紧密联合。②在讨论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前,在讨论了中世纪城市和市民的特殊地位和角色之后,韦伯也讨论了促成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其他关键性因素。他注意到,罗马法传统重视法律自身的独立性,力图避免用实用的以及利益的考量来解释法律条文,而这一传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被信奉重商主义的西方君主和法学家所用,为建立近代资本主义需要的法治环境提供了保障。③譬如在英国,新教伦理的社会经济导向,按照韦伯在《经济通史》里面提出的观点,与斯图亚特王朝(1371—1714)的重商主义政策不同,不再采用与"基督教社会主义"类似的善待穷人的原则,而是把"每一位穷人都看成是懒汉或者罪犯",反对国王在特定工商业领域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支持中小工商业者和市场经济发展。④

换言之,韦伯清楚地意识到,在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具备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条件:城市及其市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特点,罗马法传统对私有权的清楚界定和肯定,贵族、市民和国王借助等级会议在政治上和经济政策上的协调与联合,地主阶级通过"圈地"等方式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后者成为自由无产者这一历史现象。而清教徒所秉持的新教伦理只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片面强调新教伦理在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论说里面的地位,忽略他对圈地、私有权、自由市场以及经济资本主义化历程等社会现象本身的研究和重视,容易导致一种认识偏差,即夸大他与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差异。其实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很多看法,譬如对中世纪城市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的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并无不同,甚至可能是借鉴了他们或者其他学者的相似意见。⑤

韦伯在《经济通史》里面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问题的讨论远远超出新教伦理问题。首先,贪婪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其他发展阶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甚至

---

①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p. 315-325. 参见王铿:《东汉、六朝时期三吴地域水利事业性质之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4 年第 4 期,第 245—256 页。王铿教授用中国古代史的案例清楚证明了,水利工程并不一定促成帝王的中央集权,甚至可能导致地方私家势力和政权的扩张和加强。

②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p. 164, 325-339.

③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p.339-343.

④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p.348-351.

⑤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p. 87-88, 101-111, 164, 276-278, 312-314, 341. 参见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5—225 页。

更加粗暴和直接,譬如借助军事征伐和海盗劫掠等暴力手段,但是在家族、社团和等级内部,传统社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有节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韦伯涉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谈论过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处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韦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僧侣的社会主义”的思路相似,也谈到了天主教和新教的路德派对资本主义“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的反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犀利言辞形成对照,“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人际关系”是韦伯温和得多的表述。①

其次,无论是天主教和路德派的社会思想,还是犹太社团以及古代中国和印度社会的经济思想,在韦伯看来,都没有清教徒的伦理更适合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尽管按照现代学术标准,他对清教伦理这样的理解未必是足够精细和准确的。基督教修道人士的自律和修行(而非汉语翻译者通常理解的“禁欲”或者“禁欲主义”),在韦伯的评估中,因为清教徒的新教伦理,被普及为每一个信徒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被看作是世俗追求的最好手段,成为“通向财富获取的最可靠途径”。以信仰为基础的自律和修行意味着在工作和职业中的勤俭和勤奋,后者一旦与从事获利活动的自由相结合就成为了最适合“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精神和态度。即便是在雇佣劳动者那里,与雇主合作的勤奋工作态度也是这种基于信仰的职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正如韦伯所承认的,到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财富的追求失去了其原有的宗教和道德意义,成为纯粹世俗的欲望。②但是这一看法绝不意味着韦伯的意图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韦伯的确谈到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困难性。在《经济通史》的结束部分,他更加明确的指出,一旦近代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其宗教根源和伦理色彩就被摆脱,不再具有意义,不再对工人阶级有约束作用,在他们与资本家之间就只剩下“紧张和对立”的关系。即便如此,韦伯还是认为,他的任务不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因为“价值判断”并非他的责任。③针对资本主义起源这一特定问题,他的《经济通史》提供了一个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加长时段、涉及更广泛地理区域的历史考察。在他的研究里面,人们能够感觉到他对资本主义种种特点细致深入的观察,对私有权和法治的推崇,但是的确不容易见到系统和立场鲜明的资本主义批判。有的学者现在还认为,韦伯“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人,也不是资本家的朋友”。④这一结论并无充分的说服力。面对他已经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韦伯不仅以不做“价值判断”为理由拒绝批评资本主义,而且明确表示他自己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成员”,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认同德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并愿意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扩张竭尽全力。按照马尔库塞尖锐的说法,韦伯甚至不惜放下学者的清高,大声呼吁镇压破坏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者,因为他不能也不愿意看到现代

---

①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p. 356-35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3—34、54—56 页。

②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p. 365-369; M. J. Havran, "Puritans,"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Detroit: Gale, 2003), vol. 11, pp. 836-840;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第 88—106 页。

③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p. 368-369;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第 104—106 页。

④ Hinnerk Bruhns, "Max Weber's Analysis of Capitalism," in Edith Hanke, Lawrence Scaff, and Sam Whimst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x Weber*, pp. 47-64.

资本主义的终结意味着社会主义和人的解放。①

所以注意到历史学家托尼和社会学家韦伯对资本主义历史和道德评价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在托尼看来,学者需要严格按照历史研究方法实证地处理英国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问题,而这样一种态度和研究的结果会清楚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以及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性。托尼在他的代表作《平等》里面预见到了在他去世之后逐渐获得巨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将平等以及基于平等的社会公益看作自由的敌人,这是资本主义者的通病,原因是他们对生活通常抱有极度悲观的态度。②这种针对资本主义的立场鲜明的批判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实证历史研究,是韦伯的很多著作所缺失的。而这一缺憾意味着历史研究借用韦伯的社会研究天然具有风险。这一缺憾极大地限制了韦伯的历史学意义。

Analyses of Capitalism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A Reassessment of Max Weber's Works on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ng Xiaoyu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Max Weber exerts an effort to conduct researches on social and historical issues with an attitude of academic neutrality and avoid value judgements. His analyses of capitalism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ology do not induce him to evaluate modern Western society critically. He always felt that he was "a member of German bourgeois classes", having been brought up to share their views and ideals and advocat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licies advantageous to them. I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in his other works, Weber gives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rather optimistic assessment and interprets it as rational, progressive and indispensable to the self-preservation of nation states, while denouncing socialism as a threat to the destiny of modern Germany. Out of his empathy towards capitalism, Weber investigates various forms of capital, trade, finance and towns in ancient times, offering insightful view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Weber understands that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d many characteristics in common in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believes nevertheless that the conditions in medieval Europe were uniquely suitable for the rise of modern capitalism. His researches on ancient civilizations are mostly sociological and have stimulated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historians, never pretending to be historical in the strict sense and not always providing us with accurate and meticulous historical details.

Key words: Max Weber; intellectual history; ancient civilizations; capitalism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Max Weber, "The Nation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 and "Socialism," in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 ed.,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8, 272-303; Herbert Marcu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in *Max Weber: Critical Assessments* 2, vol. 3, pp. 123-136.

② R. W. Tawney, *Equality*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31), pp.259-262. 关于托尼研究以及托尼与韦伯社会思想之比较研究,可参见彭小瑜:《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史学集刊》2011 年第 5 期,第 5—22 页;彭小瑜:《资本主义批判与西方社会思想》,张浩军、钱雪松主编:《西方文明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73—95 页。